

谁该对她负责

鲁迅病逝于上海,周作人这只“铁公鸡”仅给母亲鲁瑞一点生活费。许广平呢?她尽可能寄些钱给朱安。其间被日本鬼子抓进监狱,虽然两个多月后获得自由,但她依然没有固定经济来源,出狱后艰难地拉扯孩子并从事整理鲁迅遗著等工作,稍有条件就汇款接济鲁老太太和朱安。那时候真是国破家亡,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,就只能自家人抱团取暖了。朱安曾多次托人写信对许广平表示感谢,她也只有这唯一可以表达谢意的方式了。接济毕竟有限,偶尔接到的远水不解近渴,婆媳俩的日子过得真是紧紧巴巴的。七八年以后,步入老年的朱安欠债数千元。贪婪的周作人再次打起鲁迅藏书的主意,别有用心地建议她卖掉那些旧书。消息传出,两名鲁迅的粉丝责备朱安欲变卖鲁迅遗产的想法。

那应该是一个冬日的傍晚,朔风穿过京城的胡同,飞跃破旧的院墙,钻进朱安那间阴冷的小屋。纷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前额和眼睛,两道泪水已经流到布满皱褶的嘴角,她双手不停地搓着,低着头并不看对方,小声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:“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,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,你们想过我吗?”

话不多,但闻者竟一时无语,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是呀,有谁想过她?谁该为她负责呢?他们走出鲁迅的寓所,风夹着雪刮在脸上,像被鞭子抽打一样痛。

鲁迅与唐吉诃德

一位编辑朋友来访,看到画室满墙的有关鲁迅的木刻,就认真地读每一幅,十几分钟沉默无语。我递给他一杯茶,问:“有何高见?”

“鲁迅,有点像唐吉诃德!”他



■ 谁该对她负责 木刻 2013年

答道。原来,他一直在思考的并非木刻作品。原来,这就是鲁迅留给他的印象。其实,哪个理想主义者、英雄主义者的身上没有唐吉诃德的情结和色彩?或者王侯败者寇,扳倒了那个风车,你就是英雄,你就是理想主义者;没有扳倒它,你就是唐吉诃德,或者“精神病”!

年轻的豫才有严重的英雄主义色彩,但那时候他骑着比他还瘦的马,根本没有能力去颠覆眼前巨大而古老的“风车”。经过几十年的历练,豫才变成了小老头儿,用他倾力打造的利器——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祝福》,尤其是那些杂文,终于动摇了古老而又庞大的“风车”的根基。

他敢讲真话、有担当、思想独立、观念先进、敏感睿智、嫉恶如仇;他有血有肉、有爱有恨、黑白分明、铮铮铁骨。

我不是鲁迅研究专家,不知道

私想鲁迅(3)

◆ 刘春杰



■ 私想鲁迅 木刻 2012年

《一件小事》是哪年哪月哪日所写,也不知道他的身高,他有多少优缺点,曾帮助过多少人得罪过多少人,但这些都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位老人的敬意。因为尖锐、敏感,甚至偏激,他当然也讲过过激的话,得罪过许多人,甚至曾误伤好人。但就像我的爷爷,不管他曾经是否与别人发生矛盾,也不论他曾经打过我多少次,都丝毫不影响我对老人深深的爱。

无论有多少既得利益者拼命拽住陈规旧习,但是旧的时代终将过去。那些专横跋扈、气焰嚣张、不可一世的军阀头子,那些像走马灯一般轮番登场的大总统副总统们早已灰飞烟灭;那些曾谩骂过鲁迅的论敌几近消失殆尽。在读书人也没有多少能记得他们是何许人的今天,鲁迅尚存。

仔细想来,鲁迅确实说过很多

唐云传

郑重



27.八壶之旅(一)

唐云玩味着“坡仙之徒,皆大欢喜”的壶铭,突然又想起苏东坡,想起坡老和杭州南屏山净慈寺法师饮茶的故事,不觉又吟起坡公《送南屏谦师》那首诗来:“道人晓出南屏山,来试点茶三昧手。忽惊午盏兔毛斑,打作春瓮鹅儿酒。天台乳花世不见,玉川风夜今安有。先生有意续茶经,会使老谦名不朽。”唐云心想,坡公的诗写得固然是好,但他享受不到用曼生壶饮茶的风韵,闹市上海虽然比不上南屏山的清静,但也有闹中取静的乐趣,随也作诗以记此时的情怀:午晴睡起小窗幽,人事闲来对茗瓯。解识东风无限意,兰言竹笑石点头。

八壶精舍中的八把“曼生壶”,有七把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到的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当时仍称五马路的广东路,仍然是古玩市场。唐云一直是古玩市场的常客。他常在吉祥寺吃过中饭,睡过一觉,就从吉祥寺所在的七浦路漫步到五马路的古玩市场。在这里,他买过字,买过画,买过砚,也买过鼻烟壶、玉器扳手之类的小玩意。其实,他真正所要搜存的还是“曼生壶”。

一天,唐云又来到古玩市场,走进一家古董店。老板笑脸相迎,用鸡毛掸子拂去红木椅的灰尘,请唐云坐下,然后给他斟上一杯上等的龙井茶。老板和唐云闲聊着,试探着他想买什么东西。谈起“曼生壶”,店老板说:“曼生壶倒是有一把,壶主病了,急需用钱……”老板说着就去取壶。一刻工夫,老板把壶拿来,说:“这原是胡佐庆的收藏。”唐云知道,胡佐庆是有名的茶壶收藏家,不只是有曼生壶,还有时大彬仿制的“供春壶”,可惜他没能看到,这些壶都流落到市场,不知散失到哪里去了。唐云接过茶壶一看,只见壶底有“曼生”印,一看那壶铭,唐云的眼睛就亮了:“八饼天纲,为鸾为凰,得雌者昌。”这壶铭是什么样的含意,唐云还来不及去想,马上就说:“好东西,我要了。”“只是价钱

可能大了些,人家等钱用。”店老板说。“既然人家等钱用,你说多少就是多少。”唐云也不知道自己袋里到底有多少钱。“二百五十元大洋!”店老板要了价。“就二百五十元吧。”唐云一摸口袋,才知道自己身上并没有带钱,转口就说:“只是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。”唐云把“曼生壶”紧紧握在手中,似乎是怕别人买去。“你先拿去,改天再送钱来。”老板对唐云是绝对相信的。唐云当时家里怎么能一下子拿出二百五十元的大洋来呢?经过一番筹措,第二天按时把钱送到。这就是八壶精舍中第二把茶壶的来历。

“有扁卵石,砭我之渴。”这是八壶精舍内第三把茶壶的壶铭。这把茶壶原是上海的收藏家宣古愚的藏品。看来,古董收藏家的结局都是不好的,最后都不得以卖藏过日子。这时,宣古愚家境衰落,老人又生了毛病,新中国成立前家中的收藏都已散掉,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卖呢?这时就不得不卖他视若生命的“曼生壶”了。古董商人知道宣古愚要卖这把曼生壶,已经几次上门,可是宣氏都没有把此壶卖出。宣氏收藏的理论是:玩物如交友,贵在相知相识。宣氏得知唐云要收藏曼生壶,亲自把壶装在锦盒之内,送到唐云家中。“鄙人不敢,现在吃的是败家子的饭。”宣老不无伤感地说。“积财千万,不如薄技在身。”唐云说。“是啊,正因为如此,所以我把它转让给你,到了你的手里,它就不会有第二次被转让的命运了。”老人黯然泪下。“十年河东,十年河西,事情都很难说。”唐云说。“不会的,不会的,你会与它终身为伴的。”宣古愚说。扁壶不但能饮茶,还能治病,人在暑天发痧,用扁壶一刮就好。

八壶精舍的第四把曼生壶来自北京。有一年,唐云到了北京,要画家周怀民陪他去逛什刹海的古玩市场。唐云漫步在古玩市场,东张西望,突然看到一把紫红色的“合欢壶”。唐云走到地摊前,弯腰把壶拿起,捧在手里一看,果然是曼生的佳作,唐云特别欢喜。一问价钱,摊主只要二十元钱。这时唐云身上虽然只带了十元钱,但他并不还价,向周怀民借了十元钱,把这把“合欢壶”买下。“你买这东西干啥?”周怀民问。“各人欢喜,我欢喜它就买了。”唐云说。

12.一个念头窜了出来

方国良目送周警官的身影消失在眼帘之外后,驾车往回走。忽然,一个念头从他脑子里的某个角落窜了出来:对啊,C市公安局那个新来的梁局长应该可以利用一下啊!这个人,既然是到这里来挂职过渡的,他最希望的应该是在整个过渡时期安安稳稳不出任何差错。如果在他的有限任期内市局出了什么纰漏,那么他就要承担相应责任,很可能会影响他的仕途。既然如此,为什么不让他插手一下顾斌的事呢?眼下市局经侦总队对顾斌的超期羁押是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序的,作为代理律师,他有权向上一级领导提出申诉和质疑。对,就这么做。

C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队长关锋心里有点烦。最近几天,接二连三有人来向关锋提及顾斌的事。先是代理律师方国良找上门来,询问经侦总队为什么将顾斌的案子拖着不办?方国良所说的并没错。他们在拿到方国良交来的所有证明材料后,已经完全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:顾斌没有犯罪,唯一的错误是购买了假发票去公司冲账,况且据顾斌的辩解,是他的老板自己提议,让他去外面搞一些假发票来交给财务做账的。种种事实摆在面前,经侦总队将此案拖着不办,导致顾斌长期被关押在拘留所内,这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。方国良作为当事律师,提出抗议完全正常有理。

那天方国良前脚离开,警官老周后脚就敲门走进关锋的办公室。关锋是队长,老周只是普通警官,两人目前是上下级关系,但关锋刚从警校毕业来到C市公安局工作时,第一个带他学习侦查技术的就是老周。关锋跟了老周整整三年,两人一直师徒相称。

老周进门后也不兜圈子,直接就对关锋进言道:“队长啊,顾斌这件事明摆着我们有过错,我看你就想办法早点把这个案子了结掉吧,拖久了对你恐怕也不利。”“师傅,葛局长临走之前交代过,顾斌的事先搁一搁不要处理。让我有事要多请示徐副局长,不要擅自作主张。”关锋也不隐瞒,直接对周警官道出了自己的难处。“我早知道你有难处,”周警

官劝道:“可是,现在人家把所有的证据都交到我们面前了,我们总不能视而不见、故意刁难吧?”“那师傅你说我该怎么办?”被周警官这么一说,关锋倒是有点惶惶了。“这样吧,我叫方律师发一封律师函给经侦总队,正式向我们提出质疑。然后你拿着这份函马上向上面汇报。与此同时,你尽快召集一次总队全体会议,叫大家来投票表决要不要立即释放顾斌。如果大家认为该放,那就是集体的决议,上面要怪也怪不到你一个人头上。”周警官老谋深算地说道。

“哎呀师傅,差到底还是老的辣啊。”关锋很感激师傅出此锦囊妙计,既解决了顾斌释放的事,又有了可以搪塞之词,应付上面的责怪。

和周警官私下商议了一阵后,关锋决定等方国良的律师函一到就着手行动。不料,第二天突然发生的一件事,加快了了他的行动进程。这天上班不久,局长办公室打来电话,说梁局长要他马上过去一下。关锋惴惴不安地来到了局长办公室。“局长,您找我?”关锋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失常。“小关吧?来,进来。”梁局长还是和往常一样面带笑容。“坐啊,你坐下吧。”他手上拿着一份文件,绕过办公桌来到关锋面前。“局长找我一定有事吧?”关锋心里很不踏实,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哪个案子办砸了。“你先看一下这个。”梁局长把手上的文件递给了关锋。

关锋心神不定地接过文件,展开一看,这是方国良发给梁局长的一份律师函,询问市局对他的当事人顾斌的案子为何拖着迟迟不办,并指出这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行为,希望局领导亲自过问。

“小关哪,通常情况下,我是不愿意干涉你们各部门工作的,案子该怎么办才好由你们自己决定。”梁局长在关锋的旁边坐下来,说:“所以我叫你来,就想把这封律师函转给你,你看看该怎么处理?”

关锋一时半刻不知说什么好,也猜不透局长有什么意见,只好不开口等着局长进一步指示。“小关啊,我只想问你一句,你看这位方律师在信函上所讲的一切属实吗?”梁局长见关锋不说话,就问他。

关锋老实地点头:“事情是属实的。”

生死对决

——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柯兆龙

